

從聽障者／聾人的成長經驗 談其親密關係

To Understand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of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from Their Living Experiences

翟宗悌¹
Zong-Ti Jhai¹

摘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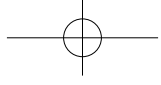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本文藉由耙梳聽障者／聾人（以下簡稱為聾人）的成長經驗及對其親密關係的影響，使心理輔導與諮商人員（以下統稱為助人者）更能理解聾人，提供符合其文化的服務。筆者從寂寞孤單、自卑、缺乏親密關係與親職的藍圖及楷模、創傷經驗等議題，討論聾人所處的社會脈絡及其面對親密關係時的心理掙扎。寂寞可能讓他渴求親密關係，自卑及創傷經驗卻讓他害怕進入關係也害怕失去關係。筆者建議助人者能不急於問題解決，多瞭解聾案主的成長史，傾聽與承接他的感受，並能尊重其自主性。解決案主的當前困境或伴侶間的衝突，調整聽說的狀況或溝通型態，或許是策略中的一環，但非全部。助人者需把障礙納入考慮，就像考慮案主的其他特徵一樣，不忽略它也不只看重它，而要從案主作為一個人如何過生活去理解他的經驗，方能稍稍接近他。

關鍵詞：親密關係，諮商，聽障者，聾人，戀愛

¹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通訊作者：翟宗悌，（700）臺南中西區樹林街二段33號 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E-mail：rubyjai@mail.nutn.edu.tw

註：本文部分結果來自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3-2410-H-024 -020，MOST 104-2410-H-024 -010 -MY2）。作者感謝聽障者／聾人朋友及相關助人者閱讀初稿並惠賜意見。



壹、前言

本文目的在耙梳聽障者／聾人的成長經驗及對其親密關係的影響，使心理輔導與諮商人員（以下統稱為助人者）更能理解聽障者／聾人，提供適切的服務。

台灣約有千分之五的民眾有聽力損失（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0；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包括先天或後天致聾的人，他們在生活文化與自我認同上有很大的個別差異。有些人習慣運用聽力及口說，稱自己為聽障者，不喜歡被稱為聾人；有些人習慣運用視覺、身體及手語來生活及溝通，相對於聽力一般的「聽人」，他們以聾人的身份為傲；本文為了強調聾聽文化的特殊性，以「聾人」一詞統稱聽障者／聾人。

很多人直覺認為聾人的困擾來自聽說障礙，故以強化聽說及溝通能力為服務目標，將適用於聽人的介入方式改採文字、視覺或操作化，以為如此即可供聾人運用，卻忽略了聾人文化及社會處境對聾人的意義。聽人助人者在服務聾人前多半未曾接觸過聾人，當他們檢索文獻時會發現，多數作者包括筆者本人為強調障礙者相關議題的重要性，常從匱乏的觀點出發，例如：論述聾人的情感教育時，強調聾生缺乏何謂正常親密互動的知能，師長缺乏適合的情感教育教材教法，不知從何教起（翟宗悌，2015）。上述觀點立足於個人的不足，容易把困難及責任歸咎於個人或身邊的人等，看不到整體社會環境對個人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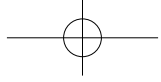
障礙者的性及性別議題需從整體社會情境思考（Graf, 2018），筆者以Graf提出的面向分析聾人的親密關係，包括戀愛與婚姻關係時，即能拓展原先狹隘

的理解：一、社會缺乏適合的資訊管道及學習環境，例如：提供視覺資料、手語翻譯或聽打服務，或鼓勵眾人學習手語（2018年台灣已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自2022年起手語列入國高中部訂課程，供學生修習。），使聾人無法獲得足夠的知識也無法從人際互動中增能。二、聾人教育的重點放在促進語言能力，避談性和親密關係。三、低就業率使聾人容易依賴有收入的家人或伴侶，使遭受虐待的聾人不易求助及逃離。四、公共服務及專業助人者不瞭解聾人文化，聾人不願意求助，求助後也無法得到適當的協助。上述分析顯示個人的匱乏肇因於社會環境的匱乏。

作者原本以個人匱乏的觀點看待聾人，透過和聾人相處、諮商、請教聾人及相關助人者、學習手語等等，稍稍浸濡在聾人的世界，更意識到環境與個體交互的影響。本文即從筆者進行聽障／聾學生（以下簡稱聾生）戀愛關係的諮商及研究等經驗，從心理動力及人我關係，描述從小即有聽力障礙的聾人的成長經驗及心理狀態，在親密關係中可能出現的掙扎，期待助人者與聾人進行心理諮商時，能多瞭解案主的成長脈絡而採取適性的介入。以下分從常見的聾人心理議題討論起。

貳、寂寞孤單

不少人覺得困惑，為何有些聾人沉迷於網路交友，或很快認定某個關心他／她的人是自己的戀人，或陷入愛情到耽誤生活並和家人大吵的地步？有些人會以聾人太單純來解釋，筆者認為上述狀況與聾人一路以來的寂寞孤單有關，為了得到親密與陪伴，使得他們奮不顧身。有位聾生一直都有暗戀或交往的對象，他曾告訴作者：「你知道我為什麼



一直有喜歡的人嗎？因為當我心裡想著他時，我就不覺得孤單。」從他的心聲可見一斑。

聾人的寂寞孤單與其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寂寞 (loneliness, 或譯孤單, 本文通稱為寂寞) 是個人得不到想要的社交關係, 無法滿足社會或情感需求的不愉快感受。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社交失聯 (social disconnected) 或一個人 (being alone) 的狀態易引發寂寞感, 但不必然如此, 關鍵在個人是否自主選擇處在前述狀態。長期的寂寞會促成個人的負向認知、感覺和行為, 形成自我增強的惡性循環 (Tzouvara, Papadopoulos, & Randhawa, 2015)。身為少數者的聾人幾乎沒有選擇地處於一與眾人隔絕卻不被察覺的狀態, 在家庭及同儕團體中都可能面臨這個問題。

一、家庭

九成的聾人出生於聽人父母, 可能是家中唯一的聾人, 缺少與自己處境相

仿的同伴或楷模; 與伴侶共組家庭後, 仍是家族中的少數份子; 聾人所生的子女有九成是聽人而非聾人。筆者常以圖1呈現聾人在家族中孤立的樣態。

親子關係奠定個體未來的人我關係。不管是聾人還是聽人父母, 若父母能夠接觸聾人, 親子間有共通的溝通型態及豐富的互動, 不論使用手語或口語, 家長與聾子女能有良好的關係 (Jackson & Turnbull, 2004), 聾子女心理健康程度也較佳 (Wallis, Musselman, & MacKay, 2004)。可是大多數的聽人父母基於期待子女適應社會, 不瞭解手語及聾文化, 故竭力促進孩子的聽語能力, 不會及早引入手語, 然而聽說訓練的成效因人也因資源多寡而異。對於較難以口語和聽人父母互動的孩子來說, 家人互動多限於生活用語, 無法談天說地。在吵雜的場合, 即便聾人有戴助聽器或是會讀話, 仍難以招架來自各方的聲音及口型, 筆談更是緩不濟急, 以致於跟不上眾人的對話而無法融入。聽人的家庭聚會對有些聾人而言是最痛苦的記憶, 看到家人們開心的互動, 自己在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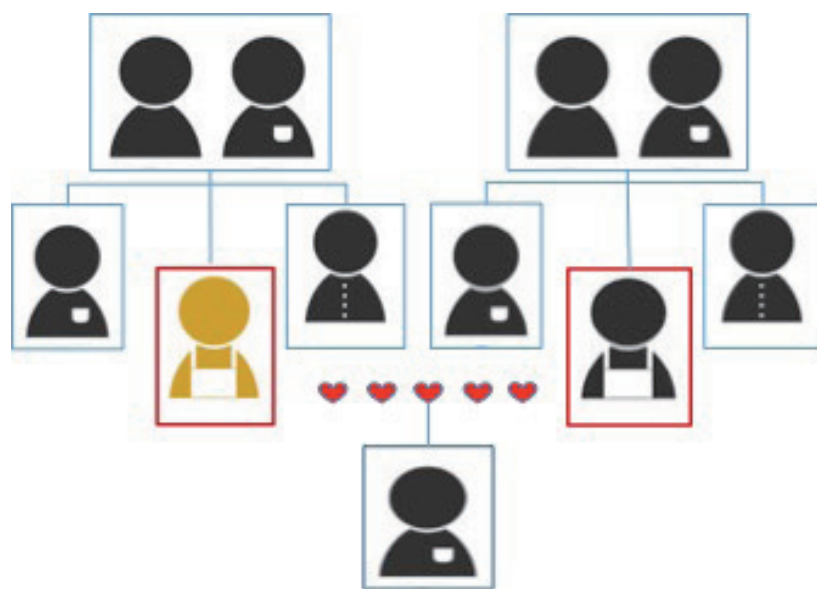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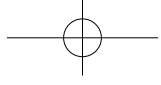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圖1 聾人在家族中的樣態



卻不能參與 (Gulati, 2003)。

二、同儕互動

聽覺障礙不必然帶來人際適應的困難 (Leigh, 2015; Schirmer, 2001)，但人際關係是聾生常見的困擾來源。台灣學生中有千分之一是聾生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2019; 教育部統計處, 2019)，聾生大多就讀一般學校，少數就讀啟聰班或啟聰學校 (簡稱為聾校)；研究發現一般學校的聾國中生中 7.1% 有情緒困擾，其中最主要的來源則是人際關係 (曾景蘭, 2006)；而且不管就讀於一般學校還是聾校，越缺乏友伴及歸屬感越低者，學習動機越低 (溫家音, 2010)，顯示人際關係是左右聾生情緒及學習的重要關鍵。

回顧 1986-2011 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兒童時期就讀一般學校可能有助於聾童和聽人同儕間的友誼，但青少年時期就讀一般學校可能不利於聾生的社會情緒發展，他們需與聾同儕發展友誼 (Batten, Oakes, & Alexander, 2014)。因為青少年的友誼更強調語言交流，且青少年比兒童更瞭解聽力對精緻社交互動的影響，處在形成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更容易察覺自己與他人的差異，更需要同伴 (Leigh, 2015)。

就讀聾校的聾生，雖有同伴及符合聾人生活的學習環境，仍會感到寂寞。研究即發現一般學校的聾高職生人際適應並不比聾校學生差，聾校生寂寞感也比一般學校的聾生高 (溫家音, 2010)。因為即便在聾校，聾生各有不同的溝通管道，包括口語、手語、文字、併用或皆不擅長，每個人受歡迎的程度也各自不同，無法和同學溝通、處在邊緣社交位置的人容易會感到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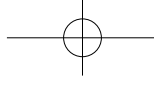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調查也發現台灣聾大學生相較於其他障礙生及一般學生，較多人自覺難與他人相處 (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 2002)。即便具有良好的能力，聾人的就業率並不高，細究也與他們難以忍受在聽人為我的工作環境中長期孤立、難以溝通有關 (翟宗悌, 2018)，雖然大部分有工作的聾人在職場沒有困難，但最常見的困難還是人際議題 (勞動部, 2019)。

兩項訪談研究均發現有些聾人能放下一再怎麼努力投入聽人社會，仍無法消除彼此的時差感的挫折，接納原本的自己，不再勉強自己，另覓願意等待、願意筆談或學手語的聽人為友 (吳雅琴、林耀盛, 2016; 翟宗悌, 2018)。有的聾人則享受旁觀聽人的熱鬧，或磨練出優異的察言觀色能力能參與聽人的互動。

綜合上述，可知聾人在各發展階段及場域都可能出現社交孤立、難以融入群體、缺乏同伴的狀況，衍生出寂寞的感受，而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因應方式。和同儕團體的接觸有限亦使他們缺少練習社交技巧、探索性愛或交換資訊的機會，更容易依賴照顧者，也更難與人發展親密關係 (Wilson, 2003)。因此聾人擇偶時常感到左右為難，台灣的研究發現聾人希望能找到可深入溝通且有相似成長經驗的人為對象，也會像父母一樣期待結交聽人以協助對外溝通，又怕雙方或在家族間無法溝通、文化差異大而相處困難 (王秋霜、許維素, 2008; Jhai, 2017)。

參、自卑

青少年需要培養的戀愛能力包括維持關係、平衡雙方的需求以及發展自己的戀愛觀，如瞭解自己要什麼、瞭解戀



愛會對自己的周邊關係及未來產生什麼影響（Shulman, Davila, & Shachar-Shapira, 2011）。一般青少年大多在進入戀愛關係之後才開始思考這些議題，但聾青少年可能更難去嘗試並思考。原因如下：

在筆者進行的戀愛關係個別或團體諮商中，均有聾生談到他們的自卑。女孩表示：「有誰會要我？」男孩則說：「我擔心自己無法贏過聽人對手、我擔心被拒絕、我怕被其他人嘲笑。」這些遲疑與擔憂可能與自己的身體與外界欣賞的美不同有關，讓他們沒有自信，更不願意也更沒有信心投入社交互動（Graf, 2018）。

隨著科技進步，越來越多聾人從嬰兒期即開始一連串的检查、手術及聽語訓練，在家長奮力使孩子迎頭趕上及眾人肯定聾人能開口說話的背後，代表聾人從小便處在被矯正的狀態。如前所述，兒童時期聾人不一定意識到自己與同輩的差異，隨著年齡增長，他們越來越注意到自己的與眾不同。「不同」或「差異」不一定等同「次等」，但眾人若總要聾人改變而不是其他人改變，或常嘲笑他的不同，實在很難讓人相信自身的「不同」是跟別人一樣好。

聾人的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曾碰上同儕的疏離或霸凌，自然會對開啟新關係感到遲疑，但男性仍被社會期待能扮演主動追求的角色，這成為他們的壓力。當聾人與聽人談戀愛時，雙方進入對方的社交圈時都可能覺得不易融入，但聾女性更容易面臨障礙和性別的雙重壓迫，被伴侶及其親友期待能配合聽人的文化，使用口語，要照顧對方（翟宗悌, 2015），婚後也容易被人懷疑甚至否定她們教養能力，而自願或被迫由聽人親戚來教養子女。不只是家人，包括助人者，都容易沒有根據的認為障礙者

有較高的生育風險、難以肩負親職角色，例如：誤以為聾父母所生的聽小孩會有語言發展遲緩，實際上他們與聽人所生的孩子無異，而且只要一些創意和協助，聾人一樣是稱職的家長（Andrews & Ayers,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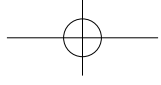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肆、親近連結與獨立自主

戀愛關係是互相依存的關係，彼此互相影響的程度隨著關係親密程度增長而加深（卓紋君, 2000），個人在平衡一與對方親近及維持自己的獨立的挑戰也越來越多（Shulman, 2003）。

親近（closeness）意謂以溫暖、親近和互相滿足的態度和他人互動的過程；自主性（autonomy）是在維持親近關係的同時，能獨立的思考、行動或選擇，這有可能導致雙方的衝突（Shulman, 2003）。不管對聽人還是聾人，戀愛都不容易，要平衡自己內在的拉扯，又要平衡自己與伴侶各自的需求，過度偏向某一邊都難以維繫。

根據畢業於一般學校的聽障者研究顯示，他們害怕依附他人也害怕獨立自主，其害怕的程度高於聽人，但害怕依附的程度越低，感受到的幸福感越高，害怕獨立自主的程度越低，自尊越高（Weisel & Kamara, 2005）。顯示聾人在此議題上的為難及滿足這些需求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

青少年仍待發展平衡雙方不同需求（亦即衝突）的處理能力，聾生如同其他青少年對此感到棘手，這也是其負向情緒的來源（翟宗悌, 2015）。聾生曾跟筆者談過的戀愛衝突，包括兩人喜好不一樣，想共處的時間或場合不同，長期配合對方會感到很累；吃醋或爭吵時無法處理或處理方式無效、無法讓對方瞭解自己的感受；還有戀愛關係與其他



關係間的干擾與衝突，如被他人包括師長同學注視很尷尬……等；年紀較長的青年還有難以協調雙方的生涯規劃等問題。這些衝突其實跟聽人伴侶的問題並無多少差異。

但聾人容易將伴侶間的衝突歸咎在聽力的障礙，忽略雙方互動的方式或型態（許維素、王秋霜，2009），一旦將問題歸咎於難以改變的聽力障礙，原本可藉由調整互動方式而解決的問題就變得難解。一路以來，聾人為了減少尷尬、社交中斷、他人的糾正或拒絕等狀況，習慣忍受模糊的訊息（趙庭正，2009）；身邊人等易因溝通費力或擔心他們，常替他們決定而少過問其想法感受，也很少說明理由；聾人也常體會到努力溝通後，心聲仍不被理解的待遇；這些經驗使得他們較少主動澄清疑問或表達意見，腦中紛亂的思緒也無從整理與描述，需他人較多的等待與鼓勵，還有聾人能信任對方時才會開口，方能相互釐清。這些溝通習慣也顯現在戀愛關係中，當伴侶間出現誤會時，常常沒有妥善澄清，累積誤解，自然很快分手。

獨立自主的實際面向是生活或生存的獨立自主。聾人中就業者所佔比率相當低，只有16.3%，低於障礙者的平均值（勞動部，2019）。實際上障礙者的工作多為不穩定的約聘人員，薪水較低，業務減縮時容易被裁員（勞動部，2019）。他們常以考上公職為目標，然錄取率僅有3.63-11.65%，考取的平均年齡為30.8-34.2歲（考選部，2019）。孤立、辛苦且不穩定的未來對聾人的戀愛造成影響。筆者在帶領聾校生的戀愛關係團體諮商時，畢業後的生活是成員最不想面對的話題，因為畢業等於離開聾人為主的社群，進入聽人為主的世界，他們看過學長姐無法適應大學或職場而離開，擔心未來沒有同伴、找不到伴

侶，考慮是否要把握時間跟校友或同學告白。對來自一般高中或聾校的大學生而言，這些問題延宕到大學畢業，仍然得面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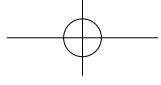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筆者也看到一些聾人，為了能應付此刻及未來的種種挑戰，他們選擇投入學業及工作、練習獨立生活，盡可能裝備自己。「戀愛不適合現在的我，我想要專心讀書。」、「我不想成為伴侶的負擔。」，可是期待自己能獨立的心思，意味在日常生活中要比其他人還要努力，花上更多的時間與功夫，另一半不一定能理解他，認為他疏離冷淡不願多花時間在培養關係上。是故聾人與伴侶衝突的背後，可能夾雜了心理及生活上的親近連結與獨立自主的掙扎。

伍、聾生缺乏親密關係與親職的藍圖及楷模

人際互動的規則是透過親身體驗或觀察得來，然而大多數聾人無法從家庭和學校獲得適合聾人的親密關係及親職的藍圖，沒有前輩當他們的楷模。

孩子能與其他聾人互動有助於他們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獲得楷模及遭逢困境的心理支持（朱經明、王鳳妃，2006；Scheetz, 2004）；但在台灣聾人，尤其是使用手語的聾人，往往承受眾人的污名，認為他們較無能力，甚至是犯罪份子，聽人家長不見得樂於孩子與其他聾成人互動。長大後，使用口語的聽障者與使用手語的聾人，由於生活文化的差異，也不一定能處得來或能成為彼此的前輩。

聽人文化下的親密關係藍圖，除了不適用於聾人，也很難為聾人所理解。生長在聽人家庭的聾人很少參加婚禮等家族聚會，有些是因為家人不會帶他去，有些是覺得去了也很無聊，沒有人



會為他解釋，不如不要去。例如：婚宴常見的「紅棗桂圓」藉同音字隱含「早生貴子」之意，若無人解釋，聾人也不知其趣味所在。

聾校所使用的教科書都與一般學校的教科書無異，其中與親密關係與親職有關的科目，如：綜合活動、家政、公民等，都沒有提到聾人的部分。在媒體上也只有公視的「聽聽看」節目偶有談到。因此生長在聽人家庭的聾人既無法跟自己的父母學習，也無法從學校或媒體獲得資訊，瞭解聾人究竟怎麼談戀愛、結婚及養育小孩。更何況大部分的父母不知道如何跟聾子女談論戀愛及婚育的話題。

青少年容易跟隨媒體的型塑，抱持浪漫的戀愛藍圖（Bouchev & Furman, 2003）。聾青少年無法和同儕討論或探索情感議題時，更容易採取媒體所呈現的藍圖，或是依循父母的意見（Wilson, 2003），包括男追女、男生以物質照顧女生及家人、努力賺錢以成全鮮花與鑽戒所堆砌的婚禮，女生要照顧小孩等等（Jhai, 2017）。目前有關聾生情感議題的調查或研究，多假設聾生為異性戀（林宏熾、黃湘儀，2005；許天威等人，2002）。其他非異性戀的聾人更少有機會瞭解適合自己的戀愛藍圖（郭曉蕓、游美惠，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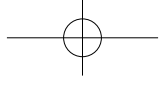
除了媒體，聾人大多從其他聾前輩或同儕處學習如何教養子女，這類話題端靠當事人主動諮詢或同儕間能夠討論，否則缺乏資訊易讓聾人懷疑自己能否承擔親職角色，才有自願讓出教養責任的狀況。筆者的實務工作中曾有聾少男想娶聽人女性的原因是怕聽不到孩子的哭聲，也有聾爸爸不知藉由綁在身上的震動器能接收孩子的哭聲。他們不知道聾人能運用創意，一樣能親自教養好孩子。在醫院及學校，醫療與教育人員

因不知拿掉口罩以及多元溝通方式的必要性，也不知可運用手語翻譯或聽打員和聾人互動，多半只靠口語、簡單的文字溝通，或只跟陪同的聽人互動；有些聾人的文字理解能力較弱，無法從文字資料吸收資訊；上述種種使得醫療及教育人員對聾人的親職知能沒有太大助益。

對於缺乏親職楷模與資訊、有經濟壓力、缺少教養協助的某些聾人來說，伴侶間可能會有更多衝突，也增加兒童疏忽與虐待的可能性。目前在台灣有蒲公英聽語協會提供聾家長的子女語言課程，新竹聾人協會也提供聾人親子沙遊治療，各地社福單位也會服務聾伴侶或家長。助人者需瞭解聾人需要適合其文化的親密關係及親職的知能及楷模。

陸、過去的創傷經驗

研究發現聾人有創傷反應或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比率較聽人高（Anderson, Sortwell, Wolf Craig, & Ziedonis, 2016; Øhre, Uthus, von Tetzchner, & Falkum, 2015; Schild & Dalenberg, 2012b），原因與聾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包括在家庭中孤立、無法和家人溝通、被迫使用口語；有較高的受虐情形，包含兒童虐待、性侵害、親密暴力；低教育水準，語言能力弱；缺乏社會與經濟支持，使得身處上述逆境的聾人容易發展出PTSD（Anderson et al., 2016）；除此之外，他們還有資訊剝奪的創傷。聾人常有類似的經驗—到了餐廳或看到家人忙裡忙外，才知道今天是某位很親近的家人的訂婚或結婚；以及災難發生、親友生病或死亡時，旁人及媒體未提供訊息給聾人，他們可能到了現場或過了很久才突然知道，使得他們覺得這些劇變不可預期及無法控制



(Schild & Dalenberg, 2012a)，感覺驚嚇、自責或無能為力。然因社交孤立，聾人無法告訴別人自己的創傷經驗，外界亦認為聾人聽不到就不易受創，所以也不會關注他們或提供服務 (Schild & Dalenberg, 2012a, 2012b)，讓聾人獨自承受這些創傷。

這些創傷經驗形塑聾人對自己及世界的看法，也影響他們日後的親密關係，例如：認為自己無能，外界是無法控制的，做任何事也不能改善關係，而被伴侶視為無心且被動；或是要求自己獨立自主，不要再像過去一樣幫不上或拖累親友，卻被伴侶認為冷淡而有距離。

柒、在諮商上的意義

上述面向，包括寂寞、自卑、缺乏親密關係與親職的藍圖及楷模、創傷經驗等等，交互影響聾人的情感世界，矛盾不一的心情在其內在世界拉扯。寂寞可能讓他渴求親密關係，自卑及創傷經驗卻讓他害怕進入關係也害怕失去關係。端賴從事心理輔導或諮商的助人者能夠傾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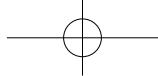
然打開心胸的傾聽並非容易。English (2002) 表示聾人的父母、老師等助人者，往往會扛起孩子生活中的責任，企圖勸告孩子照著做，聽不到當事人自己的想法，師長成了聽覺障礙者。面對障礙常會引發個人包括助人者的無助與無望感，助人者還需面對轉介或付費的第三者，如案主的親友或其他專業助人者，他們或許更擔心案主的親密關係問題，在這些壓力下，助人者會想要掌控案主或採取防衛的手段，因此助人者需能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方能真正傾聽案主理解他們的世界，與案主建立平等的關係，而不會濫用權力 (Wilson,

2003)。

由於聾人個別差異甚大，聽人助人者對聾人文化所知有限，助人者須願意多花時間瞭解案主的成長史及各種感受，包括對照顧者及助人者的愛恨、對過往的無力、對未來的茫然及對情愛的渴望與害怕；助人者不要急於成為問題解決的專家，而要能成為陪伴者。對聾人創傷的研究即發現聾助人者比聽人助人者更重視瞭解聾案主的過去歷史，即便如此會比較晚瞭解或處理創傷，可是更有助於形成治療計畫 (Schoffstall, 2017)。筆者的作法是在諮商前期每次晤談兩小時 (中間至少休息十分鐘)，後期視需要調回每次一小時，並於前兩次諮商收集案主的成長史，使筆者更能理解聾案主及其面對的挑戰，而能較安穩地按著案主的步調前行，對內能陪伴案主整理自己，對外能向轉介者說明治療的階段，協助他們理解聾人文化對案主的意義，減少以聽人文化判斷案主。

障礙者常因身體或外在的限制，使得他們並未隨著年紀增長而獲得自主權，障礙者諮商的論述無不強調尊重案主的自主 (Wilson, 2003)。前述提到聾人常缺乏親密關係的楷模，即便助人者覺得納入楷模對案主有益，仍須尊重案主對於接觸其他聾人的意願。因為有些人不想被歸類為障礙者、即便同樣使用手語，雙方仍可能有溝通的困難、或雙方使用不同溝通管道並有著不同的文化，以致於案主需有夠強的意願，彼此磨合，楷模的經驗才能為案主所用。

聾案主要解決當前困境或伴侶間的衝突，調整聽說的狀況或溝通型態或許是策略中的一環，但非全部。案主與助人者間溝通的困難是助人者需承認及面對的議題，雙方都需要技巧 (Glickman, 2009)。例如：雙方能花時間磨合出最舒適的溝通管道，如口語加上即時通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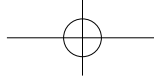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軟體或筆談，或透過手語翻譯；雙方都放慢步調並能確認彼此的理解正確；輪流說話；在多人會談時使用顯眼道具讓大家能注意發言者；注視發言者不轉身、不分心；中途適當休息等。個別或團體諮商中的互動是案主的演武場，這些利溝通的行為能類化到日常的人際關係。聾案主也回饋經過諮商後，其與朋友或伴侶的互動方式會有明顯不同，如能更專心、等待對方、能主動參與討論，並獲得對方的肯定。

此外助人者需把障礙納入考慮，就像考慮案主的其他特徵一樣，不忽略它也不只看重它，要從案主作為一個人如何過生活去理解他的經驗（Gibson, 2009）。這樣助人者才能看到案主沉默的背後，不是因為他的表達能力，而是有些感受案主無法向自己或伴侶表露，例如：「我積極努力獨立的背後也渴望得到伴侶全然的照顧」、「就算在伴侶的身邊或人群中我仍覺得孤單」。因為承認它或許會讓人更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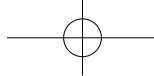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作為聽人助人者，我自承無法完全理解聾人，也覺得社會困境不會一夕改變，但求自己在與聾案主相遇時，能真正陪在他／她身旁，稍減他／她的孤單，也期盼本文有助於助人者願意去理解、承接並陪伴聾案主！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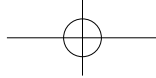
- 王秋霜、許維素（2008）。已婚聽障者婚前擇偶經驗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40**，127-152。
-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20）。人口靜態統計。檢自<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08&CtNode=3623&mp=4>
- 朱經明、王鳳妃（2006）。多媒體聽障者成功奮鬥故事協助聽障學生理解主要概念及提昇自我概念成效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0**，135-154。
- 考選部（2019）。107年考選統計提要分析。檢自https://www.moex.gov.tw/main/content/wfrmContentLink.aspx?menu_id=3762
- 吳雅琴、林耀盛（2016）。寂靜之聲：聾人自我建構經驗的現象學心理學觀點。《身心障礙研究》，**14**（4），309-322。
- 林宏熾、黃湘儀（2005）。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一般轉銜技能發展現況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36**，1-32。
- 卓紋君（2000）。台灣人愛情發展的歷程初探兼論兩性輔導之重點。《諮商輔導文粹：高師輔導所刊》，**5**，1-30。
- 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19）。特殊教育統計。檢自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default.asp
- 教育部統計處（2019）。107學年各級學校學生數。檢自<https://stats.moe.gov.tw/qframe.aspx?qno=MQA1AA2>
- 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2002）。大專校院身障學生學校適應狀況之研究。《特殊教育學報》，**16**，159-198。
- 許維素、王秋霜（2009）。聽障者婚姻適應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163-202。
- 郭曉蓁、游美惠（2013）。聽障女同志的家庭成長經驗與學習處境探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2**，21-38。
- 勞動部（2019）。108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檢自<https://statdb.mol.gov.tw/html/svy08/0841menu.htm>
- 曾景蘭（2006）。國中普通班聽覺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應與情緒及行為表現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北市。
- 溫家音（2010）。不同安置型態下高中職聽障學生人際適應、寂寞感與學習動機之差異。（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 翟宗悌（2015）。聽障 / 聾人青少年戀愛關係團體諮商之初探。特教季刊，136，11-18。
- 翟宗悌（2018）。啟聰學校聾 / 聽障高中生的離校準備。特教季刊，147，13-24。
- 趙庭正（2009）。你聽得見我嗎？我看見你了——一個諮商新手進入聾人世界的經驗敘說（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北市。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類別及等級分。檢自 <https://dep.mohw.gov.tw/DOS/cp-2976-13823-113.html>
- Anderson, M. L., Sortwell, A., Wolf Craig, K. S., & Ziedonis, D. M. (2016). Symptom patter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deaf trauma survivors. *JADARA*, 50(1). Retrieved from <https://repository.wcsu.edu/jadara/vol50/iss1/3>
- Andrews, E. E., & Ayers, K. (2016). Parenting with disability: Experiences of disabled women. In S. E. Miles-Cohen & C. Signore (Eds.), *Eliminating inequities for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An agenda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pp. 209-22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Batten, G., Oakes, P. M., & Alexander, T. (2014).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deaf children and their hearing pee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9(3), 285-302.
- Bouche, H. A., & Furman, W. (2003). Dating and romantic experiences in adolescence. In G. R. Adams & M. Berzonsky (Eds.), *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adolescence* (pp. 313-329).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 English, K. M. (2002). *Counseling 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and their familie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 Gibson, J. (2009). Clinical competency and culturally diverse cli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case of Linda. In M. E. Gallardo & B. W. McNeill (Eds.), *Intersections of multiple identities: A casebook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with diverse population* (pp. 277-307).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lickman, N. S. (2009).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deaf and hearing persons with language and learning challenge*.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Group.
- Graf, N. M. (2018). Sexuality and disability. In I. Marini, N. M. Graf, & M. J. Millington (Eds.),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Disability: Insider perspective and strategies for counselors* (2nd ed., pp. 199-239). New York, NY: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Gulati, S. (2003). Psychiatric care of culturally deaf people. In N. Glickman & S. Gulati (Eds.), *Mental health care of deaf people: A culturally affirmative approach* (pp. 33-108). New York: Routledge.
- Jackson, C. W., & Turnbull, A. (2004). Impact of Deafness on Family Life: A



-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4(1), 15-29. doi:10.1177/02711214040240010201
- Jhai, Zong-Ti (2017). Impact of a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ounseling Group Project on Deaf Male Adolescents in a Deaf School. *Sexuality and Disability*, 35(2), 185-206. (DOI 10.1007/s11195-017-9481-0).
- Leigh, I. W. (2015). Cochlear implants: Psychosocial implications. In A. B. Estrada & I. Sleeboom-van Raaij (Ed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deaf people: Treatment advanc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ashington: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 Øhre, B., Uthus, M. P., von Tetzchner, S., & Falkum, E. (2015). Traumatization in deaf and hard-of-hearing adult psychiatric outpatients. *Th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20(3), 296-308. doi:10.1093/deafed/env013
- Scheetz, N. A. (2004).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deafnes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Schild, S., & Dalenberg, C. J. (2012a). Psychoform and somatoform dissociation and PTSD in deaf adults. *Journal of Trauma & Dissociation*, 13(3), 361-376. doi:10.1080/15299732.2011.641711
- Schild, S., & Dalenberg, C. J. (2012b). Trauma exposure and traumatic symptoms in deaf adults.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4(1), 117-127. doi:10.1037/a0021578
- Schirmer, B. R. (2001).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of deafnes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Schoffstall, S. J. (2017). *Culturally responsive adaptations to trauma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with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youth*. (Docto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Retrieved from <http://hdl.handle.net/2152/68192>
- Shulman, S. (2003).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P. Florsheim (Ed.), *Adolescent romantic relations and sexual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pp. 109-135). Mahwah, N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hulman, S., Davila, J., & Shachar-Shapira, L. (2011). Assessing romantic competence among older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4(3), 397-406. doi:<http://dx.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0.08.002>
- Tzouvara, V., Papadopoulos, C., & Randhawa, G. (2015). A narrative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loneliness. *British Journal of Community Nursing*, 20(7), 329-334.
- Wallis, D., Musselman, C., & MacKay, S. (2004). Hearing mothers and their deaf childr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ongoing mode match and subsequent mental health function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9(1), 2-14. doi:10.1093/deafed/enh014
- Weisel, A., & Kamara, A. (2005). Attachment and Individuation of Deaf/Hard-of-Hearing and Hearing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10(1), 51-62.
doi:10.1093/deafed/eni003
Wilson, S. (2003). *Disability,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